

新星出版社  
NEW STAR PRESS

歌  
严琴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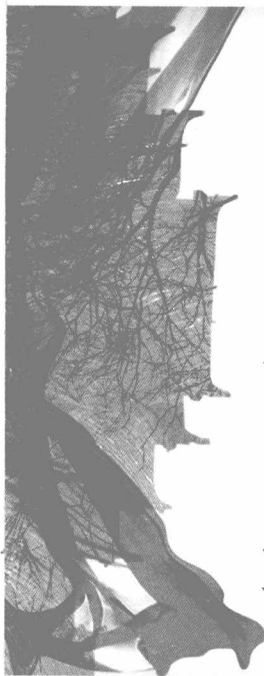
# 一个女人的史诗

九段感情 / 四段姻缘 / 三种关系 / 只有爱得执著 / 才会爱得很笨  
红色年代的荡气回肠 / 到头来是为了 / 婚姻里面 / 最美的平凡

歌  
零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 一个女人的史诗

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女人的史诗/严歌苓著.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09.3

(严歌苓文集)

ISBN 978-7-80225-634-7

I. 一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13279号

---

严歌苓文集·一个女人的史诗

严歌苓 著

责任编辑:王越

责任印制:韦舰

剧照摄影:林永惠

剧照提供:同乐机构

人像摄影:舟米

图片制作:郑岩

封面设计:视觉共振

---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刚

社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话:010-65270477

传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---

印刷: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155×230 1/16

印张:20.375

字数:275千字

版次:2009年3月第一版 2009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80225-634-7

定价:29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# 严歌苓作品改编影视作品

长篇小说《小姨多鹤》

2009年电视剧《小姨多鹤》

长篇小说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

2009年电视剧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

中篇小说《谁家有个女初长成》

2001年电影《谁家有个女》

短篇小说《天浴》

1997年电影《天浴》

短篇小说《无非男女》

1996年电影《情色》，又名《白太阳》

短篇小说《少女小渔》

1995年电影《少女小渔》

### 尚在进程中的影视改编作品

长篇小说《寄居者》（电影、电视剧，预计由同乐机构出品）

中篇小说《金陵十三钗》（电影，预计由张艺谋执导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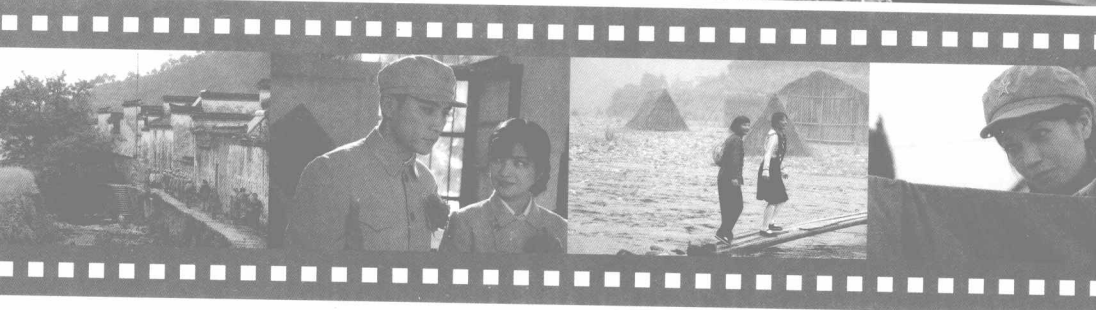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《小姨多鹤》（电影，预计由陈冲执导）

长篇小说《第九个寡妇》（电影，预计由陈冲执导）

中篇小说《灰舞鞋》（电影版权由姜文购买）

中篇小说《白蛇》（电影版权由陈凯歌购买）

田苏菲 16 岁参军，在剧团很快样样拿得起来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

◀ 田苏菲和欧阳英

⇩ 欧阳英在军队里是个老革命



蒙蒙（左）也跟欧阳有过一段情





田苏菲在舞台上演过的角色有老奶奶也有洋少妇，有革命者也有小孩子



农场岁月，田苏菲成了欧阳英唯一的精神支柱，内心的温暖家园



母女一起，同仇敌忾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南方小城酝酿出一段深情，可惜，都汉不是小菲心中的男主角



# 1

田苏菲要去革命了。从三牌楼大街走下来，她对这座小城市实在看不上眼。假如你去过那类长江淮河之间的小城，你就知道田苏菲对它的感觉了，就是那种永远勃发着脏兮兮的活力，永远富足不起来，也永远有得吃，有得喝，有它自己一套藏污纳垢，生生不息道理的城郭。如今有了高速公路，你会惊异地发现，车每开半小时就是一种新方言，一种比一种更难懂。

田苏菲在街沿上走，白衣黑裙地走得轻盈跳跃。两个黄包车夫蹲在马路牙子上啃甘蔗，一大口一大口的白色甘蔗渣子从他们嘴里出来，给失修的街面铺了路。一个女人在井台上给自己四五岁的女儿洗澡，口里不绝地喊着滚铁环跑近跑远的儿子：“小死人！”油炸臭豆腐干的摊子三步一个五步一个，油腻的秋风穿行在欠缺修剪的法国梧桐树梢上。

总是会碰到相骂的男人或女人。田苏菲反正是要革命去，今晚就

走，翻窗子走，和巷子口伍老板的女儿一道。谁也没把革命这个事情给田苏菲讲透。街口那一对相骂的男人在早些年会把“革命”拿来骂人。1927年之后这座小城的人骂街添了个毒词：“你个革命的”比“你个挨枪冲的”，“你个杀千刀的”要时尚。

小城的人特别怕大地方的人误认为他们不摩登。大地方的人物事物他们倒很不以为然：大地方的旗袍开衩高，他们觉得不像样，就来个改良，在旗袍里穿条裙子。他们的城市常有大地方人，日本飞机炸公路了，火车道上有共产党破坏了，大地方的人都会逗留在小城。

小城的人就对北方人撇撇嘴，叫他们：“侩子！”

小城人也对南方人白白眼，叫他们：“蛮子！”

田苏菲从此以后再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了。她今晚要革命去。她得把什么话都瞒得紧紧的。尤其不能对她妈有一点流露。至于明天一早，妈从街上买菜回来，手里拿着糯米团子滚着才炒的芝麻来叫她起床，发现人去床空会怎样反应，田苏菲一点儿没去想。

她不像伍老板的女儿伍善贞做事有头有脑，该偷的钱偷好，该要的账要回，该灭迹的日记情书灭掉。伍善贞十七岁，比田苏菲大一岁，大人面前懂事体贴，背地是天大的胆，什么书都看，就是看书看革命的。伍善贞前天在学校门口等人，天快黑了，看见田苏菲没心没肺地走出来，她等她走到跟前，嘀咕一声：“走，革命去。”

田苏菲说：“去哪？”

“皖南，革命去。”

田苏菲是后来才听说，假如那天伍善贞等到了她等的那个人，革命伴侣就不是她田苏菲了，1949年霍霍然随解放大军进城，四面八方向人挥手，接受人们夹道欢迎的队伍里，也就没她田苏菲了。

“你要不要革命？”伍善贞在1947年9月这天黄昏问田苏菲。

“要。”她就是这么个人，从来不说“不”。

她紧接着问：“孙小妹去不去？”她坚信人多的地方不会太错；人

去得多，闯祸大家闯。

“不叫她，叫她干什么?!”伍善贞说。这又给了田苏菲一点“友情特别招待”的感觉。伍善贞不是谁都瞧得上的。

后来田苏菲才发现，伍善贞等的就是孙小妹。孙小妹一个小时前败露了，此时正在家里挨审，很快就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她们革命的预谋出卖给她父母。只是她父母是那种市井中的市井，从不多人家的嘴，问他们小事大事，不是枪杆子抵在脊梁上，坚决不知道。

伍善贞布置了行动方针、接头暗号、紧急联络手段，完全是个老革命。这已经让田苏菲觉得够快活了，游戏可是玩大了。伍善贞说她的代号叫“小伍”。田苏菲呢？“小菲”。一切要绝对保密。小菲庄严地点点头，两手的汗。

这时走向关帝祠街的不再是田苏菲，是有代号的革命者小菲。她突然认为对她妈不公，这不就是“离家出走”吗？为此天下死过多少妈？急病过多少爸？虽然小菲她妈把她浑身皮子都揍熟了，小菲还是不愿她妈去死。妈的疼爱在每天早上滚烫的糯米团子和每天晚上的热水袋里。妈的疼爱还在替她剪发为她量衣的软乎乎的手上。小菲想，要是妈不在了，几年前和爸一块儿去了，现在就省得她心里如针扎了。还是去告诉伍善贞不去了？可是总得向妈自首毛衣的事。要去革命，就不必自首了。小菲三天前从学校回家，一进门她妈就大声说：“要死了——你毛衣呢？”

“给一个同学借去了。”小菲那时还是和革命边儿也不沾的田苏菲。她不清楚拿走她毛衣的那个女生是不是她们学校同学。她看上去比她和伍善贞大些，人很活络，也大方美丽，虽然一样的白衣黑裙，穿在人家身上就是画报女郎的风范。女生说：“哎哟，你是高一同学吧，我是高三的。好远就看见你这件毛衣！多洋气呀！我们马上上家政课，借我到课堂上做做样子吧？”

田苏菲说：“你教室在哪里？”

高三女生指指操场西边：“不就在那儿嘛！这么好看的毛衣我头一次看见，这种花样是上海来的吧？穿在你身上漂亮死了！”

田苏菲晕头晕脑地笑了。清早母亲说秋凉了，套件毛衣吧，就像知道女儿心思似的拿出这件果绿色领口结黑绒球的毛衣。毛衣给晒得很松，一股樟木的香气。田苏菲她妈是最肯让肚皮吃苦的人，一斤黄豆芽吃三顿。但她和女儿走出去，穿着都不让富家女压一头。田苏菲一人拥有五件毛衣，让家境不错的伍善贞也眼红。

高三女生从毛衣夸到人，把田苏菲夸得头也抬不起来。打上课钟了，高三女生说下了课她们还在双杠下碰头。下课后田苏菲发现双杠下鬼也没一个。又等一阵，她跑到高三的几个教室，人家已经放学了。

第二天上学她一个个教室找，仍是没找到那位女生。回到家她妈调门高了八度：“要死了！你们这是什么女同学？借走穿就长身上了？揭不下来了？！她家住哪里？”

田苏菲说不晓得。

“哪会不晓得？！你又在搞什么花脑筋了吧？”母亲搁下手里捡的豆子，四处张望。

是找条帚苗。那根条帚苗抽起来带劲，直吹哨。田苏菲想，自己这身皮子给熟得差不多了，还往哪抽。母亲掂着条帚苗走来，一杆老枪了，又光又亮，弹力十足。

“你跟妈说实话妈不打你。”

“是给一个女同学借去穿了。”

“撒谎！”条帚苗子吹了两声哨，空吹的。

“没撒谎！”

田苏菲是不撒谎的人。她学撒谎学得比较晚。能够撒好谎差不多是老年了。

“你肯定又让人拍了花子！”母亲说。

这座小城里身怀异技的人特多。你常常纳闷一城人不见谁干正事，



怎么会不缺吃不缺喝。稍一研究就明白来路不正的各种收入到处都是，歪门邪道的各行各业里都出精英，无论再短暂的事由，干的人都本分敬业。拍花子就是一种行当。常常还是面目祥好的妇人。走上来问个路，你就迷了，跟她去什么墙根下，尽她掏走你的钱包，摘走你的眼镜，脱掉你的皮鞋衣服，取走你的金镏子、金怀表，兑走你的银票。有个富富态态的老妇人，看上了一位年轻男人的两颗金牙，把他拐到拔牙摊子上，把两个金牙拔走。

田苏菲八岁那年，母亲带她去庙里看灯，跟她说不准跟生人搭一个字的腔。等母亲从茅厕回来，女儿身上的新棉袄没了，口袋里的压岁钱也没了，连贴身的长命锁也拽断，但没来得及拿走，从裤脚管漏进了棉鞋。每次田苏菲出门上学，母亲的喊声都送她到巷口：“不要跟生人搭讪！不要喝生水！过马路先看看右边，再看看左边！”

田苏菲一路响亮地答应：“哎！哎！哎！”

但出了巷口碰见个穿烂长衫打破扇的，招呼她：“小妹上学去呀？”

“哎，上学去！”

“给你算一卦吧？”

“没钱！”

“把你中饭分一口给我吃吃吧。”

假如她不急，她会站出来教育他两句：“你这么大个子，好意思呀？要我我就拉平板车去。”

田苏菲第三次来到高三教室，把事情跟先生说了。先生说有几位女生请假，问她是否记住了那个借毛衣的女生叫什么。

她连问也没问。

田苏菲的一生都是这样：一颗好心，满脑糊涂。

那天她挨到很晚都没敢回家，挨在学校不是个事，她也明白这点，条帚苗子会找到学校来。这就是她碰见伍善贞的时候。现在多好，连人都不是同一个人了，是小菲。让妈逼去吧，让条帚苗子抽去吧。昨天晚上